

第二十八回 觀邪教女郎應亂性 鬧齋堂貧媿忽逢妻

詩曰：

我本禪宗不會禪，甘休林下度餘年。
萬緣歇盡非除遣，一性圓明本自然。
山色溪光明祖意，鳥啼花笑語真詮。
開窗自看雲生滅，驚起鴛鴦水上眠。

又：

道高一尺魔高丈，魔道相因有是非。
山鬼自能生伎倆，野狐原不礙禪機。
硃投赤水傳心密，火種青蓮喻法微。
洗髒吞針學得否，木兒騎得鐵牛歸。

話說百花姑子使女僧送了五十兩銀子來，叫福清姑子預備齋供，安立道場。福清使小尼姑談富去請姑姑到來登座。一頂大轎、一對黃旗、一對紅棍，後面騎馬的女僧有百十餘眾，簇擁大轎。到了大覺寺門，下了轎。這些女僧一湧而入，隨百花姑上殿拜佛，然後走到東邊新安的方丈。早已安下講座蒲團，兩邊聽經的長凳，坐了滿滿一屋。先是福清來參拜問訊，遍送了茶，茶罷擺齋。姑姑在法座上獨自吃齋糖、食異果，都是高簇朱盤。擺上飯來，又是二十大碗，無非是香蕈麻茹、燕窩天花各種貴菜，油炸麵筋、糖灌鮮藕等物。吃了幾箸，取下去給眾尼僧吃了。各人面前一盤糖卷、一鉢蒸飯、各樣素菜，十分豐足。那尼僧打起磬子，不知念了幾句甚麼經咒，一齊把齋飯吃飽，取了家器，各人下堂洗手吃茶，才安排壇場。這些看的婦女和這些燒香的閒漢，都立住了腳觀看，有說是請下活菩薩來的，有說是試他法術，要拆剝活人的。門里門外，不知有多少人，等看這百花姑演教。連這福清姑子也不知演甚麼法，講甚麼經。到了掌起燈燭來，大殿上擊鼓念晚功課，這百花姑還不見上座。但見：

懸幾盞琉璃採花燈，掛幾行西番神圖像。中坐著二尊菩薩，傍立著三天侍從。也有那執刀仗劍，手取人頭，青臉紅髮，號作助兵的神將；也有那騎獅跨象，頂開天眼，三頭六臂，稱為護國的天師。才開壇鳴鑼擊鼓，一登座左跳右舞。

大殿晚功課一畢，只見把鐘鼓一齊打起，鬧成一塊，也不拜拂，也不打坐。抬出一尊鑲金的佛來，有二尺餘高，說是佛祖。兩僧將佛供在中間，百花姑才下了法座，繞佛三匝，把手中銅鼓搖起，口裡念著些咒，拜了九拜。卻自己先取了一面大鼓打起，唱的曲兒，嬌聲浪氣，極是好聽。這些女僧，一人一面鼓，齊齊打起，和著唱曲，聒得地動山搖，言語全聽不出來。打了一回，只見四個尼僧在佛前對舞，左跳右跳，舞得團團轉起來。眾尼僧一齊和佛亂轉，滿殿裡轉得風車相似，好不中看，只叫做旋舞。連供果盤上燈燭都舞得昏暗了。又是那四個尼僧，你搭我肩，我搭你背，挽手嫋娜，側胸歪頭，備極那戲狎的形狀，只叫做鸞鳳舞。看的婦女們俱在方丈門外，挨肩擠背，眼花撩亂，著實動興。那年長老成的香客、吃齋識羞的婦女，也有散去的。落下得這些邪教婦女，如卞、鮑二寡婦和丹桂、香玉二女，見這相調的光景，便住在那眾尼姑香客叢中，看的不了。

只見百花姑上得法座，兩眼矍矍，盤膝打坐。更有一個三十歲年紀僧僧，生得眼大腮寬，面如赤棗的，手執大鼓，向佛前一左一右，一跳一滾；一個生得二十餘歲白淨面皮，柳眉星眼，帶條紅繩，撇有一丈餘高，一上一下，一東一西，對著這擊鼓的並舞不止，真如飛鳳游龍。這叫做天魔舞。這等輪流亂舞，直鬧到五鼓，把這大覺寺裡尼僧們弄得半顛半倒，恨不得也學這法兒頑耍，好不快活：「卻去冷清清看經念佛，怎如得他們這等快活！」這裡尼僧收拾了壇場。以此為常，把個大覺寺竟做他的禪林，按下不題。

且說這來看的婦女們，俱是汴梁城久慣申寺燒香、養和尚、認徒弟、吃邪齋、講外道的，那有正經人家肯容這婦女們燒香入廟之理？就中有指揮營裡舊武職娘子們，雜在人叢裡面。有一個張都監娘子，認得這卞千戶娘子、鮑指揮娘子，在姑子房裡坐的：「到像十五年前卞奶奶、鮑奶奶一般。怎麼這幾年在京師地方，卻走在這裡來？恁有兩個好齊整的女兒，莫非是我當初主媒，說他兩個做乾親家的？」走進方丈裡邊，和眾姑姑問訊了，上前細認，才笑嘻嘻的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你兩個就不認得我了？」鮑指揮娘子上前一看，才認得是張都監家李太太，當初住著一個營裡，結著上東嶽廟進香的社，何等親熱，經這大亂，你東我西，險不當面錯過去了。大家拜了又拜，忙叫丹桂、香玉過來拜見，道：「這就是當初替你兩個做媒的張太太。」當下拜了。張都監娘子看了他兩個女兒如花似玉，和一對牙人兒一般，道：「記得分別時，兩個姑娘才三四歲，今日長出這樣苗條來，怎說我們不老了！」

尼姑讓到齋堂裡，擺上茶來。看這張都監娘子，比舊日頭盡白了，打扮得老成，甚是淡素。說些當年舊話，家長裡短的，問個不了。因說起：「你兩家的親家，這幾年因大亂，可曾通個信兒？就忘記了是那家的媳婦。二位姑娘也都是該出嫁的年紀了。」鮑指揮娘子便說：「這幾年在北方做個窮武官，又遭著不幸，人亡家破，那裡通個信兒去？」指著丹桂姐道：「我這個業障，從前許了侯指揮家，酒席上換了個鍾兒，誰見他絲麻綿縷兒來？他家公公撥在山西守備，還不知在也不在。」張都監娘子道：「我老了，忘事，通不記得你和小指揮侯瘸子家做了親。」說著話，看了看丹桂姐，就不言語了。又問道卞千戶娘子：「這位姑娘當初許配誰家？」卞千戶娘子道：「西營裡王千戶。從定了親，遭著兵亂，各家守分，只說道日後成婚時行媒禮罷，如今也沒個人影兒來問聲。過著這窮日子，孤兒寡婦的，還不知將來這女孩兒怎樣的打發哩。」張都監娘子道：「這不是老王千戶王明宇的兒子麼？」卞千戶娘子道：「正是他。我記得到是一個好白淨女婿，大玉姑娘兩歲，如今也該十八九歲了。」張都監娘子道：「你還不知，這是我家外甥。從撥在大同營裡，這兒子死了十年多了，你還想女婿哩。一家人家，通沒個影兒。」又看了丹桂姐道：「我本不該通這個信兒，說起來，你娘兒兩個又是一場惱了。」

鮑指揮娘子道：「莫非俺親家女婿也亂後沒了？」張都監娘子道：「沒有了到還乾淨。如今侯指揮夫婦都外喪了，撇下你這女婿，窮得沒有片瓦根椽，又沒人樣，被金兵頭上砍了一刀，剛逃出命來。如今只一根腿走的路，人都叫做他侯瘸子。這些時只在營裡親戚家趕飯吃，那裡有個家業哩。今日要隨著我來燒香，因走不動，借了個驢騎著，隨我後邊，不知幾時到哩。」說得鮑指揮娘子滿眼淚落，丹桂姐垂首無言。

正在傷心，只見一些男女走進方丈來，叫張都監娘子道：「這早晚該家去了，趕得驢來接你哩。」就中走出一個十八歲的小廝來，只見：

擗腮拐臉，頭上蓬幾根黃毛；綽口稀牙，身上披半截藍襖。癩腳雁尋更，三步頂人一步走；癩頭竈下水，縮頭容易起頭難。行動時左足先仰，好似等打拐的氣毬；立下時單腿獨勞，又像扮魁星的踢鬥。仙客追隨，不日妝成李鐵拐；美人絕倒，何年得見趙平原。

這就是侯指揮的蔭襲，丹桂姐的佳婿。

這侯瘸子拐進方丈來，看著張都監娘子笑道：「大娘不等我先來了，聽了一夜的番經，如今該回去了。」看著卞千戶、鮑指揮娘女們一處坐著，朝上唱了個喏道：「這大娘們是誰？」這張都監娘子口快，道：「你還不給你丈母娘磕頭！今日也找丈母，明日也找丈母，卻原來在這裡相遇。」侯瘸子抬頭一看，但見兩個好齊整女子，隨著這兩個寡婦身後，也不認得那一個是丈母，把那癩腿伸開，先臥在地下，磕下頭去。羞得個丹桂姐轉過臉去，一時沒有藏處。這瘸子看見，明知是他媳婦，卻認不出那一個是桂姑娘，故意問道：「我的媳婦桂姑娘可好麼？」鮑指揮娘子惱得答應不出來。張都監娘子好頑口快，拉過丹桂姐的手來，道：「你看看，這等一個媳婦，我看你在那裡成親！」侯瘸子抬頭一見，不知魂飛在那裡去了，嚇得心窩裡亂跳，好似見了狼的一般，又唱了一個喏，道：「待明日我到丈母家去磕頭罷。」一步一拐，出寺去了。這卞、鮑二寡婦和張都監娘子好生沒趣。丹桂姐十分的春心，不覺一時冰冷，笑不得哭不得，暗暗道：「奴好命苦，遇著這個冤家，到不如香玉姐死了丈夫，落得乾淨，還好另嫁。」說著，送出張都監娘子去了。

這些尼姑也都嗟歎：「這兩個女兒一表人材，卻遇著這個女婿，正是前生修因不全。」留下他娘女四人吃了早齋，才說起：「舊日庵子上沒人看管，隔得遠了，如今這大覺寺的房頭極寬，不如接上你娘女們來，還是隔壁住著，做些針指。」福清道：「自從進得寺來，立起叢林接眾，上下有百十餘眾女僧，整日價香客茶水，通忙不了，一雙鞋腳也沒人做。還請他姐兒們來。後面三教堂東邊有一所閒房，前後十二間，原是師師家下人住的。如今隔著個書房，俺出家人不便走動，你們來住著，做鞋做腳的方便些。」卞、鮑二寡婦道：「可知好哩！那裡孤孤恹恹的，如你老人家過來了，也沒個人說話兒，連酒本錢都沒了，還戀著甚麼？看個日子搬過來，靠著這寺裡也好做伴兒。」一行說著，尼姑送出寺來，分別上路回家去了。

先使癡哥去開了門，兩個寡婦進去坐下，鮑指揮娘子歎了一口氣，向卞千戶娘子道：「今日也等女婿，明日也等女婿，如今弄出這個冤家來了！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休說窮得一個鍋也沒有，只這個殘疾瘸子，我這等一個女兒，怎麼看著過日子？到不如玉姑娘，退了親，何等乾淨。」說畢，放聲大哭。卞千戶娘子勸住了。丹桂也自回房，嗚嗚咽咽，啼哭去了。卞千戶娘子便道：「依著我說，這個女婿也還差著個影兒哩。當初你家又沒見個三媒四證、羊紅酒禮，不過是一群酒鬼們醉了，換了個鍾兒，誰是見來？白白的來騙個媳婦，卻又何憑？」幾句話語把鮑指揮娘子提醒了，說道：「你也說得是。休道咱這樣個女孩兒，就是個好女婿，也要和他講個明白。咱就烏毛烏嘴的，一句沒言語，乾貼出一塊肉去罷？」這裡安排著，只不認女婿是個主意，也不恹惶了。

卻說這香玉姐因自己女婿沒了，先也恹惶，後來見丹桂姐女婿侯瘸子那個模樣，好不心裡爽利，暗暗道：「要是這樣東西，到不如

早早離了眼，省得耽擱了人的性命！」一路上回家，只見一個人青衣大帽，遠遠的送到兩人門首，又在鄰牆吳銀匠家站了一回才去了，正不知是甚麼人。可見女兒家張頭露像，街上行走，自然惹出事來。正是：

鼈魚吞卻鉤和線，從今引出是非來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